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巴黎圣母院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百部长篇小说文丛



主编：刘以林

巴黎圣母院

著者：〔法〕雨果

译编：曹淑芳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幘，进盘殄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维克多·雨果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、诗人、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。1802年出生于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军家庭，母亲信仰天主教，是保皇派。雨果在青年时期同情保皇党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，1826年他开始从保皇党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。在创作上，他起先歌颂波旁复辟王朝，最后则完全站在新兴浪漫主义一边，成为浪漫派领袖。雨果的创作活动长达六十多年，对法国和世界文学都有重大影响，他的代表作是《巴黎圣母院》和《悲惨世界》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写的是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弗罗洛一方面宣传禁欲主义，一方面企图占有吉卜赛女郎埃斯梅拉达。圣母院的外形丑陋的撞钟人卡西莫多也痴爱着埃斯梅拉达，但是埃斯梅拉达爱上的是贵族青年军官夏托佩尔。由于嫉妒，弗罗洛杀伤了夏托

佩尔，却诬告埃斯梅拉达是凶手。结果埃斯梅拉达被判处绞刑。行刑时，卡西莫多把弗罗洛从教堂的顶楼上推了下去，自己随后也自尽于埃斯梅拉达的墓穴中，临死前他紧紧搂抱着埃斯梅拉达。雨果通过美丽的吉卜赛女郎对撞钟人的影响，宣扬了“仁爱”可以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的人道主义思想，同时对中古教会的黑暗和虚伪进行了揭露，具有明显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精神。

作者以浪漫主义艺术手法，再现了中世纪路易十一统治时期法国社会的现实。小说通过女主人公埃斯梅拉达的悲惨遭遇，控诉了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种种黑暗和教会的虚伪与罪恶。

除《巴黎圣母院》外，雨果的其他主要作品：诗歌方面有《惩罚集》(1872)、《凶年集》(1872年)等；小说方面有《悲惨世界》(1862)、《海上劳工》(1866)、《笑面人》(1869)和《九三年》(1874)。

1482年1月6日，巴黎的教堂万钟齐鸣。首都市民从睡梦中惊醒，立即穿上衣服，离开家门，朝司法宫广场走去。广场两旁的店铺全关着，因为那天是“丑王节”。每逢这一天，晌午十二点正，都要演戏；另外，修士们还要指定一个人出来当丑人教皇，给他穿上主教服，让市民们簇拥着穿街过巷，借以嘲笑教堂的主持。晚上，市政府广场上（即有名的沙滩广场）的绞刑台下，燃起一堆熊熊的篝火……巴黎居民急急忙忙地往前赶，听说有些外国使臣已经来了，其实，来的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弗兰米市民。但是，市里传说纷纭，说他们衣着华丽，而且还准备参加丑王节活动，所以都愿一睹丰采。

这一天，涌向巴黎市中心的人，可以说人山人海，盛况空前。

据说，要演戏的那个司法宫大厅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剧场，长七十多公尺，宽三十多公尺。偌大的剧场，里面早已挤得满满登登。许多没能挤进去的人们便冒着严寒在正门楼梯下等着，已足足等了一夜。那些看热闹的人分成两股人流，在楼梯上川流不息地上上下下，连宽阔的大广场也快被挤得水泄不通。呼喊声、笑闹声响成一片。门口、窗口、屋顶，全都站满了人。

幕拉开了，乐队开始奏乐，群众鼓掌。四个穿着艳丽服装的演员走上舞台，在一片喧闹声中开始表演……大学生们嚷嚷起来：“看不清！听不见！”闹腾了足足有十分钟才平息。剧场终于安静了下来。突然间又传来一声高叫：“可怜可怜我吧！发发慈悲吧！”

原来是乞丐克洛潘·特鲁伊富喊的。他正从天窗里探出身子，手里托着一顶帽子，向大家乞讨施舍。

“行行好吧！发发善心吧！”他又喊起来，声音

低沉而凄楚。

观众发出抗议。学生们为他鼓掌。谁也听不清演员在说什么。

“那么多精彩的台词全错过了！”格兰古瓦懊丧地说。

校长和四十八位使臣终于姗姗来迟。大家很不欢迎。妇女们跟着学生一唱一和，对他们的迟迟不到表示不满。在丑王节，群众不是可以自由行动吗？谁也不听演员的台词。一个个都去看弗兰米人。这些人呀，没有一个是具有教养的，但是穿的却都是闪光耀眼的绫罗绸缎……皮埃尔·格兰古瓦心里焦急万分，照这么乱下去，谁还能听懂他精心创作的剧本呢？

“先生，要不要从头演？”他对旁边一个看上去挺有耐心的胖子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那人问道。

“哎！我说的是戏！”格兰古瓦说，接着，这位诗人自己大声高喊：“从头演！从头演！”

“别从头演！别从头演！”大学生们一哄而起，大声喊道。

“对！”校长觉得过这种节很无聊，开口说道：“接着往下演算了！”

使臣们来了之后，教授们也要进来。军警不让他们跟校长一起进。剧场里闹得越发厉害，谁也无法听清，而且也不想听清。好不容易才静下来，天窗上那个乞丐又把帽子一伸，发出一声撕人心肺的喊叫：

“行行好吧！发发慈悲吧！诸位老爷！”

学生们学着乞丐的喊声叫起来。市民们却嚷着要大家安静。剧场乱极了。格兰古瓦想张口说些什么，可是，没等他开口，学生们就鼓起掌来……他又惊又气，连话都说不上来了。他编的那出精彩剧本无法演出了。他原来信心十足，本以为今天晚上定能一举成名。谁知非但没有成名，而且连收入也全泡了汤。群众一心想着由他们自己亲自推选教皇，一个个都在那儿欣喜若狂地又喊又叫。他无可奈何地只得用双手把脸捂住。

大家把两只酒桶滚到舞台的另一侧摆起来。克洛潘·特鲁伊富在天窗口做了个非常精彩的怪脸，但随即被人撵了下来……只见头一个出现在天窗口的那张怪脸，眼睑倒翻，露出血红的眼皮，张着野兽般的血盆大口，额头像只旧靴子的鞋尖，观众看了全都哈哈大笑……接着又出现了第二张脸，第三张脸……每出现一次，观众咯咯地笑得前仰后翻。形形色色、奇形怪状的脑袋相继出现，有圆形的、方形的、三角形的、扁平形的、尖形的、鸟喙开的、兽嘴形的……可就是没有人形的。画家和雕塑家们最荒诞无稽的想象，顷刻间，一一都变成了现实。一双双深凹的、闪闪发光的大眼，都在好

奇地观望着。

大厅里根本分不出谁是学生，谁是使臣，谁是市民。男的、女的、有钱的、要饭的，统统都无从区别，谁也分不出谁是克洛潘·特鲁伊富、吉尔·勒科尼，谁是玛丽·加特莉弗、罗班·普斯潘，因为人人都在呼叫，人人都在狂笑。每出现一张可怕的怪脸，大家都哈哈哈哈哈笑得连嘴都合不拢，一个个都乐得狂呼乱叫。

突然，天窗里伸出一个跟天窗口一般大小的脑袋，其丑无比，比先前出现的那些张脸，不知要丑多少倍。鼻子四面开花，嘴像块马蹄铁，还露出一颗长牙，右眼像块可怕的大肉瘤，下巴像羊蹄，整个脸上奸、惊、恨、忧，一应俱全。

人群立即纷纷拥上前去，连商讨、犹豫、鼓掌都来不及，就把这一天的教皇选了出来，扛到肩膀上。及至看清之后，大家更惊得目瞪口呆。原来那人的怪相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天生的丑陋无比，或者说，他整个人本身就是个怪胎，不仅背驼，而且还是个鸡胸，两只脚一长一短，只有膝盖处才能并拢。他的手、手指和胳膊全都粗大无比，五短身材，

而且上下左右一般儿粗。观众认出来了，立即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：

“他就是卡西莫多！就是那个敲钟人！他就是卡西莫多！圣母院里的那个驼背！太好了，卡西莫多！卡西莫多万岁！……”

有个学生，大概是罗班·普斯潘吧，跑到卡西莫多跟前想捉弄他，而且走得很近很近，卡西莫多把他一把拦腰抱起，甩出十多步远……那个弗兰米老板科珀诺尔也上去跟卡西莫多说话。卡西莫多并没有答理，只是胳膊一挥，肩膀一耸，就把科珀诺尔吓得直往后退，边退边问：

“他是聋子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”若昂·弗罗洛说，“他是圣母院里我哥哥收养的敲钟人。你好，卡西莫多！”

“是钟声把他震聋的！”有个老太婆大声解释说，“不过，他并不哑。”

“他还多了只眼睛^①呢！”已从地上爬起的罗班·普斯潘补充说。

^① 指右眼长了个大肿瘤。

这时，乞丐、扒手、大学生已取来了新教皇穿的主教服，给卡西莫多穿上。卡西莫多并没有反抗，而且颇有点洋洋得意的样子。然后，大家把他抬到一块门板上，让他站定，还在他手里放了个十字架让他攥着，接着就由两个人将他扛了起来。卡西莫多看到那些体格健壮、相貌堂堂的人身体笔直地站在自己脚下，看见他们的脑袋在自己弯弯曲曲的大腿底下浮动，脸上的愁苦为之一扫，立即露出了喜悦的轻蔑……队伍出发了，穿越巴黎旧城。皮埃尔·格兰古瓦的乐师在前面奏乐开路，演员们尾随其后。大厅里孤零零地只剩下了这位剧作家兼诗人自己。

他来到沙滩广场，走到刑具铁轱辘和绞刑架旁边，那是折磨和绞死犯人的地方。离绞刑台不远，有一堆欢乐的篝火在熊熊燃烧，火旁围着很多人。格兰古瓦走了过去，想烤烤火暖暖身子。

在人群和篝火之间，有块较大的空地。空地上有位姑娘在那儿翩翩起舞。这位姑娘实在长得太美了，她个儿并不太高，只因身材修长，显得有点高。她头发乌黑，肩膀裸露着，经火光一照，油汪汪

的发着亮。她在一块旧地毯上飞速旋转。每当她那俊俏的脸蛋冲你转过来时，那双乌黑乌黑的大眼睛虽然一闪而过，却向你送来了秋波。她的两只胳膊滚圆滚圆、细嫩细嫩的，正舞动着一面小鼓。清秀的脸庞娇嫩欲滴，宛似稀世宝石。裙子下面偶尔露出修长白皙的腿……突然，有块黄铜片从她的头发上掉落下来，原来是位埃及波希米亚^①姑娘！

火光照着这位正在跳舞的姑娘，照着观众的脸，也照亮了圆柱大厦黑乎乎的墙脚下和绞刑架横杆上那一张张的脸。在这些被火光照得通红的成百上千张脸中，有一张脸比别人的脸更火辣辣地盯着跳舞的姑娘。这是一张道貌岸然的男人的脸，看不清他究竟穿什么衣服，因为身体周围群众挡住了。看上去最多不过三十五岁，可是头发已经不多，而且都已花白。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异乎寻常的活力，那是一股炽热的生命力和深藏的欲火的交融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波希米亚姑娘。当那

^① 波希米亚人一般都携家带口坐着大篷车辗转各地过着流浪生活。

十六妙龄的美貌姑娘为了博得观众的喜欢而越转越快时，他就觉得自己的希望也愈来愈暗淡。

那少女，气喘吁吁的，终于停下来。观众深情地向她鼓掌……

“佳莉。”女郎唤了一声。

一只雪白的小山羊活活泼泼地走到她面前，它浑身上下的毛软软的、闪闪发光。它的角、脚和颈上的毛全都是金黄金黄的。

“佳莉，该你上场了。”跳舞少女说。她一边坐下，一边亲切地把小鼓递给山羊。

“佳莉，现在是什么月份？”她接下去问道。

山羊抬起一只前脚，在鼓上敲了一下。观众报以掌声。少女把鼓翻转过来，又问道：

“佳莉，今天是几号？”

佳莉用脚敲了六下。

埃及女郎把鼓连翻两次，继续问：“现在是几点钟？”

佳莉敲了七下。这时，“圆柱大厦”上的时钟正好敲响七点。观众惊叹不已。

“这里边有魔法！”那个眼睛死盯着波希米亚

女郎的男子发了话。

少女听后打了个寒噤，因为她明白一旦受到这类指控，后果是非常可怕的。但是观众的掌声使少女忘掉了危险。她转过身来又问山羊道：

“佳莉，雅克·夏尔莫吕阁下在教堂里讲话时的姿势是怎样的？”

山羊接着就蹲下后腿坐着，嘴边咩咩地叫起来，两条前腿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摆动着，动作非常熟练，仿佛雅克·夏尔莫吕就在眼前。观众的掌声一阵响似一阵。

那个男的说：“这是对宗教的攻击，不能容忍。”

波希米亚姑娘转过身来：

“啊！”她哼一声，“又是这个混帐家伙！”

她下唇一撇，动人地撇了一下嘴，回过身去，不予理会，随即把小鼓伸向观众。观众扑腾扑腾把小银币直往鼓里扔。她走到格兰古瓦面前，格兰古瓦心不在焉，忘了自己身无分文。

这时候，从广场阴暗角落里传来一个妇女的声音：